

卷三

書名 鄭端簡公今言四卷 嘉靖四十五年鄭氏刊
 本
 撰者 明 鄭曉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史 雜史 瑣記 明
 索書號 子部 雜家 雜學 14
 編號 B176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76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雜家 雜學 1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鄭端簡公今言四卷 嘉靖四十五年鄭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鄭端簡公今言卷之一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重校

高皇戊辰生二十五入淮西從郭元

帥興子二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為吳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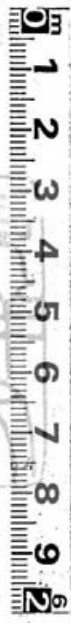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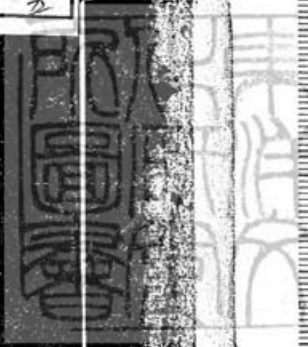
公為吳王四年為皇帝是年滅胡

二十有一年建文君洪武丁巳年十生

壬而

生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56
2









鄭端簡公今言卷之三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重校

一百七十九

初設內閣楊文貞公士奇歷二十三年官止

五品後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三官蹇忠定公義以少師兼吏部

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定上以存

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洲循雖五

官亦止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公賢以

吏部侍郎後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時商

文毅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為

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間遂有一內閣皆領

吏部尚書者

一百八十

景泰四年癸酉九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

士陳詢為國子祭酒時祭酒王恂卒監丞



安貴言太子少師侍郎學士蕭鎡任祭酒

諸生悅服乞照胡儼若思例不妨內閣職務

時來提督儀刑後學上不許以詢代恂

永樂中儼寔出為祭酒不復入內閣也

一百八十一

景泰四年六月戶部尚書金濂上京官折

俸銀除公侯駙馬伯武臣每季十二萬四

千三百十二兩奇文臣三千五百八十九

兩奇

一百八十二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

菽粟其誰不解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勅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贓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悉如凱言

一百八十三

宣廟坐左順門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

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
是以帝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
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有萌必爲
杜絕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
光國遂以弱朕常爲恨汲黯正直姦邪寢
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幸遇
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

一百八十四

嘉靖甲申

年三

大同伍堡軍叛殺巡撫張文

錦叅將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

朝廷罷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

誅首惡撫脅從且遣都督魯綱總兵侍郎

胡錠提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

惡撫定即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

七人錠綱以爲功非已有起營而西大同

軍復閉門及罵勇倒鬼誑我縛勇欲殺之

勇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噍類矣乃
釋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宣府錠等
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還
京是時內閣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余
及甌寧李默各上疏乞討賊李疏報聞余
疏乙酉正月十七日進留中薊州總兵馬
永亦請自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同叛軍
至今爲邊鎮大禍

一百八十五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
是河套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近年吉
囊俺答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先
朝大臣屢有復套之議成化八年遣吏部
侍郎葉文莊公盛行視文莊以爲未可輕
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
鎮城於榆林此余肅敏子俊經畧之功也王

恭襄公環又以蕭敏為失策嗣後楊遂庵

亦屢議及河套然亦財力不給不敢力主

其事旋議旋罷嘉靖丙午二十五年侍郎曾銑

自山西移為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

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

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

言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

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銑又



劾河西總兵咸寧侯仇鸞鸞被逮會丁未

二十六年仲冬澄城山裂而移者相去四五里

有分崩離析之象是冬臘月辛未京師大

風霾今皇帝敬天疑畏以套議問輔

臣分宜嚴言貴溪夏左右銑為此議者臣

不得預臣亦不能止不敢言上遂大怒

逮銑奪貴溪輔弼官以尚書致仕而咸寧

侯仇又發曾銑匿出塞喪師諸事賄貴溪

得解及河套不可復狀 上益怒貴溪行
至丹陽逮繫入京銑事下錦衣訊上又下
法司會官擬銑罪法司言銑犯無正律
上怒令再議竟論死銑爲御史時計擒遼
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又尋陞僉都御
史巡撫山東時山西被虜數寇殘移銑山
西山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陝西時陝西
總督尚書張珩謫戍銑代之貴溪至京論

死坐交結近侍律也

一百八十六

王虎谷

鳳雲

爲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

通玄典者始與度牒王晉谿

瓊

問之曰兄

謂此可塞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
必有精通玄典者出於其間今二氏之徒
苟且爲衣食計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
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嘆服

一百八十七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蕭愍公謙建議也

兵制本三營一曰五軍肄戰陣一曰神機習火器一曰三千備宿衛此三營中選捷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營然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即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即選鋒也今又於團營中選

官軍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而聽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將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當統兵四征又立辭營務耳

一百八十八

紫荆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孫祥始也薊州

之有邊備都御史自鄒來學始也皆景泰

初事嘉靖庚戌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城畿內設

官多矣紫荆有艾希淳又有侍郎翁萬達

經畧薊州有吳嘉會又有侍郎何棟提督

通州有都御史王忬天壽山有都御史許

宗魯坐院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

若景泰時都御史又有河間蕭啓真定陸

矩保定祝暹居庸王竑巡關侍郎江淵紫

荆白羊倒馬大理卿孔文英少卿曹泰寺

丞段信泰尋改叅贊京圻涿易真保通五

路軍務

一百八十九

沿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虜寡亦弱又縻

我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

於敖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虜心嘉靖

丁未二十六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

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戊申二十七年春結衆

深入遼西殺掠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

廉罷任聽勘起李珏代宗明珏未行被劾

得留用珏素有才操履亦慎大獄謫戍後

起撫山西遂不及曩時

一百九十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勅五軍都督府北京

留守後軍都督府兵部邇來軍伍空缺器

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百端豈欲賣朝廷

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赦

一百九十一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

不得吉壤永樂七年 仁孝文皇后徐氏未

葬禮部尚書趙玠以均卿至昌平縣徧閱

諸山得縣東黃土山即西最吉 成祖即

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

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 長陵者王府
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一百九十二

新建伯王公陽為汀贛都御史據江西上

流意藩府久蓄逆謀恐一旦變起先事預

防以討山賊為名請得提督軍務兵書王

晉溪瓊知公意請如公言正德十四年六

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

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急走小舸返至吉

安與知府伍文定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

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

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

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

臣家族謬託心腹云吾直應 勅旨且聚

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能

遂進兵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

正德十四年六月

京又喜公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大集始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致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

居守宜春王拱條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牽制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矣公既擒宸濠諸奸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欲攘功忌公危言巧讚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

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

機曲筭內戢奸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

勵將士日夜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內

閣大臣張孚敬 桂萼晉溪大司馬恭 襄王瓊亦忌公而

公以提督軍務故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

晉溪內閣不說久之不論功 今皇帝即

位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

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

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

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

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文定伍得陞副

都御史廕一子千戶刑珣徐璉戴德孺陞

布政使德孺死於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

籍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官公

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

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

不行

一百九十三

麻陽之後師老財匱言官論奏竟爾中輟
初廣貴二省撫臣謀議不合起萬治齋鏜
嘉靖二十一年勤處治齋不欲用兵力言撫便已
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撫
姜儀貴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楊叅將赴
湖過辰州爲賊所縛姜畏罪上言王兵失

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袁
鳳鳴遂劾王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王用
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
罷兵姜降三級外任蓋勦旣無功撫又失
策矣自古南蠻與北狄不同四夷經見者
自三苗始干羽兩階今可鑒也本朝累有
征蠻之後未有德全勝者蓋寧河武順王
時然矣

一百九十四

謚端者惟三太宰謚文端王端毅王端蕭

馬文一司徒文端周一司馬端敏胡世近

日秦鳳山亦端敏吳白樓亦文端

一百九十五

陝西修邊正德初楊文襄公清建議經理

為逆瑾所惡被逮去兵部以修墻議是上

文貴張彛曹元三人乞簡一人繼成其役

瑾不肯盡取修墻銀鎔為大鏹入瑾私室

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陝西修花

馬池一帶邊墻三百里甚堅壯可恃先是

寧夏巡撫徐達章延綏巡撫余子俊皆有

修邊之功史琳亦嘗請經畧花馬池邊塞

而秦襄毅公為總制不以為然止築肆伍

小堡弘治甲子十七乙丑十八虜大入花

馬池塞殘破陝西以是簡用文襄竟為權

奸所沮

一百九十六

越國公守蘭溪獲月庭和尚檢囊中有天文地理書越公留之帳下 上征婺州越公與月庭見 上并上其書 上喜問月庭師何人曰師龍游朱德明德明精於天文及得婺州立觀星臺 上與月庭夜登臺觀乾象令長髮爲取妻月庭與鐵冠道

人議論時不合又出語犯

上安置和州

叅軍郭景祥奏和尚怨謗遣人至和州杖之死又有復見心者能詩文 上時召見賜食見心本名天淵髯長尺許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髯如故 上怪而問之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一百九十七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

今併欲興利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啣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一百九十八

嘉靖壬寅

二十一年

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

兵出禦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時文選郎中謂余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奈何余曰渠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

兵自出乎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馬昂統
兵木麓川之後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後金
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謙自請行
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
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
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
書毛掌院劉督團營又次起用翟鵬內批
用鵬

一百九十九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全一又字
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飾邊幅人
號張儼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一啖
斗升輒盡又或辟穀數月洪武初至太和
山往來長安隴西岷州甘肅又至揚州
成祖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各求儼偁寔
訪故君云或曰三丰死於勝國歛矣臨窆

復生入蜀遊行襄漢間

二百

嘉靖癸卯

二十二年

王湛泉與齡爲文選郎中

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河道無用尚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尚書宋禮實始其事西涯李詩所謂幾度會通河上過竟無人說宋尚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張

秋尚書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尚書治河嘉靖初年江南白茅港之後李充嗣亦尚書也

二百一

許紳南京人質實謹厚不喜交遊大抵有恒人也以鑿術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靖西苑宮人之變 聖躬甚危得紳藥始蘇余嘗造問 聖躬安否紳曰此變

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輩事切念受 聖主
 深恩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
 下血藥藥進余自分不効必自盡賴天之
 靈辰時進藥未時 上忽作聲起去紫血
 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
 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紳宮
 保後數月紳病余視之曰余必不復起曩
 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甦不寧百藥

不効余即死 主上萬壽死無憾竟以此
 病卒 上憐之卹典甚厚

二百二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萬石自丁字沽
 舟行抵雄縣分給軍餉

二百三

國初湖廣有所謂靈通侯者鄱陽之後有
 所謂捨命王者二人竟莫可考

二百四

表珙字廷玉鄞人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吉凶輒驗 成祖聞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密召至北平一見伏地叩頭仰對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畧內蘊真太平天子 成祖問度在幾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當是時撥亂反正萬邦一統 成祖喜留府中

久之已而乞歸靖難後召爲太常寺丞子忠徹序班出金錢幣厚賞珙巡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幾珙請老歸卒贈太常少卿忠徹能傳父術建文初

文皇召問忠徹對曰天命有之無憂也獻人象大成書靖難後除忠徹戎籍會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視還奏無他異宣德中嘗侍 上言天顏慘肅恐宗人有急變

謀上者未七日樂安高煦反書至官尚寶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二百五

林見素

俊

劾繼曉

妖僧

下詔獄

茂陵

憲宗

怒

甚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事舉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

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方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得不死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䟽謁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

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

耳改命覃昌傳旨恩曰外庭儻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者輒指內臣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何怒爲

二百六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

十九年

年百有二十士寧少慕養生不受室飲酒
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見一老人披氊衣卧
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
皆類小兒士寧頓首拜不答因執役左右
老人不飲食坐則懸一囊中類乾麵飢輒
取啖渴手掬飲礶水一二升士寧飢跪乞

食老人與囊中物苦澁不能下咽士寧拾
啖山果野菜居三年老人憐之忽曰吾語
子術子識之宜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寧出
雪山後事不可知其在濟寧居城東深巷
敗屋中已六十年濟寧人竊旁伺士寧久
絕火食唯日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
許人餽遺輒不肯受濟寧指揮王宣者海
州人往見士寧駭曰吾上世有叔祖士寧

好道棄家去竟不知所終翁得無是扣家
事皆合宣因日與來往成化七年朝廷下
山東徵士寧俾乘安車來楊文懿公道濟
造士寧問但曰靜坐寡慾坐久瞑目閉息
曰我老無能 朝廷過聽召我我未聞道
但習靜已久近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文
懿因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百無所
知

二百七

遼東之不隸山東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
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綿少五谷又海道至
遼一日耳故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
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
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夾帶私貨
故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又不得由遮
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

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
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二百八

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至今稱爲六
國馬頭尋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師遂罷之
已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七年九月又罷
後乃復設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屬吏目
一人驛丞一人三提舉司皆然

二百九

嘉靖庚子

十九年

北虜破大同塞深入山西

時兵部三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溫掌都
察院事劉天和提督團營皆不肯帥師禦
虜起都御史翟鵬於家總督宣大偏保山
東河南等處軍務駐大同境上鵬質直端
勁外若恹恹內有經緯不善附權貴通賄
遺有前輩大臣風節柄臣惡之北虜退楮

撥細故閑住明年虜又至諸大臣益畏懼

莫肯出大同復起鵬提督如故以防禦功

歷陞兵部尚書甲辰二十三年兵部議掣防秋

兵太早虜直犯紫荆上大怒逮鵬詔獄

謫戍邊行至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

鈔關主事主事撻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

東廠以聞遂復逮鵬瘦死錦衣獄先是樊

繼祖為總督喪師失律且殺良民報功侵

費帑金數十萬以厚賂巧媚得無罪

二百一十

西南夷自國初為梗洪武己巳二十二年征南

將軍傅友德帥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廣四

川練兵防西南夷友德尋召還時中原既

定而西夷屢叛用兵無虛歲

二百一十一

正德庚年五年逆瑾既縛治黨與長沙李東陽

欲逮內閣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
此端當爲日後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
新都楊廷和因言官論晉溪王瓊票擬下詔獄
且將殺晉溪司禮曰萬歲今纔年十五
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日至此恐日後事不
可料大禮議時永嘉張孚敬欲逮新都司禮
亦不肯

二百一十二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
襄南湖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
出行劫急或拒相歐脫官府捕之輒匿未
敢公然格鬪成化元年流劫鄧州李家李
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
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
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
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

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
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
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畧千斤等
懼遂擁衆出戰屬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勦
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攻破之擒
千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
中永病起帥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
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

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榜
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
陞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
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賊
賊英俱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
斤等伏誅未幾千斤餘黨李胡子反野王
剛小王洪亦反都御史項忠討平之成化
年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

撫治寇盜稍息

二百一十三

方遜志

孝孺

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

士奇

西楊

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

洲

循

不薦東西兩王芳洲嗾人訐西楊之

子稷稷竟坐法論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

有

更名以圖進用又力薦武功武功竟置

芳洲於鐵嶺武功為石總兵亨畫奪門之

謀石總兵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

張孚

敬

貴溪

夏言

亦頗類此

二百一十四

洪武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

過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有

過不職下不預宴叙立於門宴者出然後

退十七年令方面官無侵郡縣之職

二百一十五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萬鏜治齋爲副都

御史勘處湖貴蜡爾山夷情明年萬疏有

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

九箇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

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

以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

連三省當其險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

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

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効乃

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今雖

平定但地方大壞極敝苗夷易動難安目

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上方

畧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用

兵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書與中

朝人士其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

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廻千數百里猩猩

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
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
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
人非側肩僂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
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
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
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峒之險峻
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

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
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
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濛尋丈莫
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
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
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確魯易於牢籠自
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倩此
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

官構讐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啓釁
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
且其技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
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
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
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况湖貴官軍皆不
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
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

陽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
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
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
苗賊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
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
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
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
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

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狡夷巨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非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勦賊爲已任者蓋亦畏其難耳况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師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已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

二百一十六

京師在北平宣府大同視周漢唐朔方近有言止守居庸鴈門此乃誤國之賊又或言盡撤山西兵專力并守大同亦非良策

大寧藩籬鴈門門戶藩籬以禦外侮門戶以固內防二者皆不可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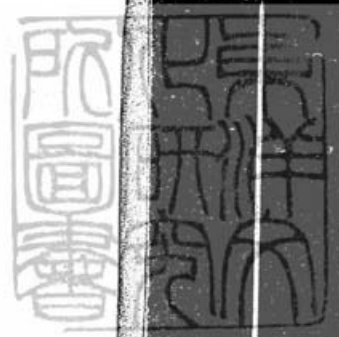
二百一十七

近日士人知天文者多有其人惟光祿少卿樂護鳴殷華湘原楚爲精二人共上五星聚營室䟽甚明暢懇切禮官覆䟽亦直言規戒皆可傳

二百一十八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36
天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給事中徐廷章條上
七事一重官爵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
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猥濫
二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及山林儒
士素無問學輒爲人師授經且句讀不明
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便三嚴
科貢近科舉開額陝西山西百名三倍於
昔會試禮部百無一中歲貢亦四倍於昔

比及入監即以存省京儲悉遣還家請依
宣德正統例四却珍竒蠻夷屢貢金銀寶
石火雞白鹿諸物未爲國瑞而傳道病民
納侮夷狄請一切謝絕五固封守河南山
東湖廣浙江內地可省巡撫官遼東永平
紫荆諸邊鎮不可缺宜定選二人更代無
使熟情憤事六禁諂瀆京師每節序男婦
雜沓寺觀淫穢敗倫乞懸傍禁約七誅阿
附吏部尚書何文淵以奸邪免官許資王
巍汪庭訓陳鈍何澄王遠皆依附文淵並
宜治罪 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臣資匡
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報聞

二百一十九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虜入大同塞必
犯紫荆倒馬入宣府塞則犯白羊居庸自
獨石邊外順潮河川南下則古北口黃花

鎮不能禦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北口黃
花鎮兵最弱

二百二十

景泰三年沙灣堤壞遣訓導陳冕修築先
是冕以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
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
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
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畧竟

未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
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
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冕不
足卹而國體所關甚重乞令冕協同巡撫
等官修築便 上從之

二百二十一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爲曲折以故廣袤不
相稱以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

又迫東城且徧坡卑窪 太子太孫宜皆
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
帝王都也以故 孝陵高皇欲徙太梁關中
長陵文皇竟遷北平

二百二十二

南京大內近多圯壞以王廷相建言故也
今端門樓已毀承天門樓將傾數年之後
當大壞宗廟火亦當復建神所棲也不知

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成王在鎬京而文
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之夏言 九廟議
誣甚

二百二十三

永樂壬寅二十一年上北征五月駐獨石大閱
將士英國公輔安遠侯升寧陽侯懋武安
侯亨陽武侯祿隆平侯信應城伯亨新寧
伯忠興安伯亨馳射應城伯不中罷其領

兵隆平侯稱疾不至降辦事官

二百二十四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
朱彥修初任御醫事 太祖藥餌輒效風
雨即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上
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
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
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大孫即位誅諸侍醫

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肅莊王慶
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 太祖語哭
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軸莊王靖王
爲贊永賜元禮或曰 文皇以舊恩陞元
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丙寅 文皇患瘕
韓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
是也又問 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
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

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 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 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尚書嚴震直病 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復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

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案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授盛啟東韓叔暘

二百二十五

嘉靖壬寅二十一年七月朔日食遂貴溪夏言去

時諸城翟鑿一人在內閣中秋分宜嚴嵩入內

閣甲辰二十三年諸城以二子舉進士為言官

所劾父子並削籍數月後靈寶許太宰讚

石首張宗伯璧二人同入內閣丙午許乞

致閑住去張病卒是冬復召貴溪夏言貴溪

至而壽寧侯張延齡死於西市戊申冬貴

溪亦如之

二百二十六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

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

藥師燈懺詛 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

君削髮 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

餘年榮國公姚廣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

欲言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出獄時

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

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 仁宗復其

官卒年八十二

二百二十七

南京吏部題名記首高嵩洪武三年任次
張銘善次郎本中次陳修又次滕毅毅註
洪武四年任今考毅於初設吏部時與楊
士義等六人爲六部尚書入見奉天殿受
面諭毅後趙瑁瑁後高嵩李信詹同同洪
武四年爲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七年出
吏部爲翰林學士承旨呂熙代之題名乃
云洪武七年任張郎陳三人亦非相繼並

在革中書省後爲尚書洪彛在翟善之前
劉崧在僕斯之後題名以僕爲揭乃後有
洪彛而無劉崧崧署尚書陳敬余胤皆試
尚書尋爲真翟善驗封署郎中事主事署
部尋爲真

二百二十八

嘉靖丁未

二十六年

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

代陳未幾以河套議出陝西總督邊務劉

儲秀代之劉循例疏辭 上怒削籍去趙
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近年兵
書最久者張瓚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
畧無柰其好貨何

二百二十九

洪武辛亥^{四年}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
武臣爲班首壬戌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
秩 孝陵曰禮行於藩司班首以品秩叙

今都司無實授者惟實授都指揮使正二
品乃得爲班首

二百三十

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
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
養汝濂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
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徵
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而遣之

二百三十一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聚惡少食飲叅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四賂掠資即解即數日又復中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賄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數月有衆二萬廷議請勅鎮守問激變故勅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寧遠伯任壽廣義

伯吳琮巡撫陳价都指揮費良皆敗或死兵

部請合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進勦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大敗四盡奪兩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圍之戒勿戰困賊伏羗伯毛忠違

命先登敗死賊益張言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大設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世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儻不日破賊別奏止兵 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

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涼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憊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然則邊軍去乎時曰亦不去便輅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不平

謂人曰忠敗陝西動搖內閣不得辭其責
內閣又輒言忠足辦滅賊觀其疏歲終賊
平矣是月丁丑忠計擒四四心腹楊虎程遠汲被擒釋使
應內十二月捷音至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
百人至京師太監問四反故曰無奈清傑
侵剝我也四等凌遲亦斬清傑

二百三十二

皇祖製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

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
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籩豆之
屬以祭其先生旣不用似亦無謂其製祭
如生儀

二百三十三

宣德九年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
武懲魏氏刻薄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
事遊宴怠政事掖庭將萬人外戚用事勢

東晉書卷三十四
四十六
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闈馴致戎羯之
亂元帝繼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
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
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
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創業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
非才况羗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幾區
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
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由賢人
爲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
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
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

二百三十四

嘉靖十八年五月夏言落職致仕尋復入
內閣以梁材爲戶部尚書六月丁酉震奉
先殿鼓樓災山西地震有聲如雷南京禮

部右侍郎呂柟致仕理河副都御史朱裳
卒七月遼東兵變庚寅震武功坊江浙大
水庚申葬 獻皇后顯陵閏七月木火水
金四星聚東井河南大疫辛未 獻皇后
祔廟中宮亞獻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
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毛伯溫叅贊軍務討
安南九月虜數入宣府塞辛酉 上行視
長陵癸酉還宮十月大同總兵都督梁震

卒十二月虜入宣府塞

二百三十五

洪武十一年秋享太廟太常奏粟未熟請
以桃代 上曰諸祭果實不必常品有即
用之著爲令

二百三十六

宣德九年罷築西教場先是教場在德勝
門外欲移西直門 上命都督武興視可

否興還奏可但徙民家三十六既而有言
其地皆民種麥苗乘棗果樹及古墳墓並
須剗夷又白雲觀傍地皆民納稅蔬圃
上曰勿病民事遂寢

二百三十七

正德十四年二月乙酉司禮蕭敬傳旨
上曰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
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又

傳旨南巡武選郎中黃鞏車駕負外郎陸
震上疏極言江彬席寵擅權迷朝誤國乞
誅彬罷巡幸 上怒上初議以三月壬子
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
復浙江浮漢登武當人情洶懼將相大臣
多從諛不敢諫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
等亦疏諫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
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

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俱連疏入又有醫士徐鏊獨疏以醫諫 上遂大怒不果出癸丑鞏震良勝潮九川鏊下錦衣獄芬衍慶俸龍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廷瓚等下獄明日同鞏等六人亦跪

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效駕出必不利肉袒囊土手持刀欲自刎死上疏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叅劾屬吏妄言者

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内海子不了橋
高四尺鐵柱七斬折是日繫芬等一百七
人午門外撻三十疏首調外任餘奪俸半
年四月己卯繫鞏等六人午門撻五十鑿
戍邊

二百三十八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
海鹽縣民言縣並海舊置石嵌土岸延袤

二千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風潮衝
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
舊石為水所嚙皆剝弊無廉隅暫用累砌
終不堅固今議於舊岸内別砌石岸而存
其舊者以為外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
令嘉興湖州嚴州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
為便 上從之

二百三十九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
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爲賊躡路踏白設
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
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
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
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
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
鄉幡從異類倭奴籍華人爲耳目華人籍

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
里莫可蹤跡况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
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
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儈之利今欲一切斷
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旣塞亂源遂開驅
扇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
處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
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難撲滅矣洪武年間

倭奴數寇東南防海州縣其時浙江一省
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公徐輝
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商暲楊文
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
上公元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
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
人鹽徒蠶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
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
安靜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
也

二百四十

孝陵平漢封漢主陳理爲歸德侯友諒父
普才爲承恩侯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
伯弟友仁贈南康王又封蜀主明昇歸義
侯洪武五年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送理

昇於高麗普才徙滁納哈出者木華黎裔
孫也既降遣歸數侵遼東宋國公馮勝兵出
塞降之封海西侯卒葬南京其子察罕改
封瀋陽侯坐黨死

二百四十一

長陵北征命侍郎師達督餉達以道險車
載民疲糧乏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
站堡每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

暮來民以不困食亦旋足

二百四十二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
簡靖令刺事官校曰反逆妖言則緝餘有
司存非汝輩事也坐廠數月都城內外安
之權豎以爲失職百計媒孽準自知不免
一夕縊死準廣東順德人

二百四十三

讀成布衣祭忠文詩成器餘姚人正統末
聞劉忠愍球死獄即邑中龍泉山頂爲文
祭之祭畢以餽頒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
權奸之禍凡三十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今
其地謂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淚滿箋一
壇遙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歌
沈待我傳無地可投湘水裔有天應照越
山顛布衣閔世尤堪弔何處松楸是墓田

邵文莊公云

二百四十四

洪武三十年海運赴遼七年萬石有奇永
樂六年六十五萬有奇十二年北京五十
萬由衛河通州四十萬由海十六年會通
河運四百六十萬有奇宣德八年五百餘
萬正統二年四百五十萬景泰二年四百
二十三萬七年二百九十二萬天順四年

四百三十五萬成化八年以後四百萬石
又有江南常蘇松嘉湖白糧十八萬八百
六十餘石山東河南粟米豆麥又若干石
不在四百萬數

二百四十五

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
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
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
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死得與
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

二百四十六

席文襄公論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
成化以後病在軍

二百四十七

沙州漢燉煌郡今爲蒙古衛川邊四古塔
赤斤即漢屯田柳中地今爲罕東地瓜沙

赤斤等處番達本皆一種枝大族分因地
異名耳

二百四十八

北狩永樂七年己丑也六曹稱行部十五年丁酉改云行在某部北京之爲京師不復稱行在也蓋自正統辛酉始也

二百四十九

元皇孫買的禮八刺被擒有故符寶郎以

歷代靈章四十餘顆降 孝陵以其不忠

尚之山東降將百餘人貌皆魁梧李丞相

善長奏欲用之 孝陵疑其結黨皆殺之

二百五十

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裏河淺船遮

洋海船十年一造免儀瓜堤也江南皆五

年一造往回皆經堤也官軍十二萬有奇

二百五十一

景泰時南方葉宗茂留鄧七之變文臣總理軍務皆稱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

二百五十二

胡忠定公澂致仕歸常遣子長寧謝自叙由洪武三十三年進士任尚書歷仕五十八年中更迎駕復辟之勞及盧忠阮浪之獄乞將臣勇量爲錄用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天順改元八月十三日奉 裕陵旨胡長寧陞世襲所鎮撫錦衣衛帶俸洪武三十三年實建文二年

二百五十三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鄒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南贛山深而人狡鄒陽土曠而民貧

二百五十四

莆田處士劉閔弘治中林見素俊言其恭

慎純粹學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徐貫劉大夏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迎致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爲人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乞仍布衣入侍 東宮有奏未上

二百五十五

洪武三年庚戌開鄉試明年辛亥會試是年天下亦舉鄉試又明年壬子連舉鄉江西吳伯宗辛亥狀元也解學士文有曰家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考江西蓋會鄉是歲同舉解江西人遂主江西試事壬子則今子午卯酉例耳

二百五十六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矯旨下內閣書

勅付騏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騏自
交趾召還未久內閣覆請上正色曰朕
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
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
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二百五十七

漕運有元戎間以卿亞提督整理自河州

休庵王公

茲 莊毅

以景泰庚午

元年十月

二月 總督

漕事明年兼巡撫北江於事或右都御史或
左右副僉爲常設之官矣

二百五十八

戶部尚書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進士
字大用號儉庵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爲翊
國公郭勛所惡削籍初爲縣令歷知嘉杭
二府皆有惠政有儉庵奏議四冊

二百五十九

吏部尚書周用白都御史宋景端明簡諒
有風節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嘉
靖丁未正月朝覲考察甫畢相繼卒善類
咸惜之周贈太子太保謚恭肅宋贈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吏部侍郎武城王
道文學行誼表著一時難進易退晚得嚮
用是秋亦病卒

二百六十

戶部尚書王杲汶上人甲戌進士素稱清
謹但待屬吏稍嚴急當是時邊隅多事財
用不給杲一切取辦倉庫空虛嘉靖丁未
秋柄臣惡其執法又入親暱小人之言言
官又妄劾杲受賄遂逮詔獄考訊誣伏謫
戍卒

二百六十一

朶顏在漁陽塞外福餘太寧建州海西在

遼陽塞外皆我藩籬食我乘蹏懷我好音
久矣今皆通迤北為我邊患恐數年之後
北虜見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將并朶
顏建州我東塞亦與北虜為隣如宣府大
同矣亟諭東虜無引賊入室自受其害如
景泰時事諸酋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
也

二百六十二

河南何瑋字粹夫有文學行誼高古灌園
自給不妄取予潔身獨行君子也王廷相
字子衡少勵名節博學能文敷歷中外著
有聲績皆近時名臣後進好言人短謂何
迂腐王晚年與翊國郭勛共督團營不能糾
發其奸可謂責人無已矣

二百六十三

太宰靈寶許讚入內閣南昌熊浹代之因論箕

真跡館公全書 卷三
僂不經不足崇信忤 上意削籍蘭溪

唐龍

入吏部病乞致仕忤 上意削籍卒於張

家灣道中都御史周白川

用恭襄

代之病卒

司寇聞石塘

淵

代之南昌首論大禮始終

不附張

字敬桂

朴忠自許有大臣風節數

年間善類皆思靈寶南昌

二百六十四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

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

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

久習以爲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

賤計似所入爲有贏利未爲不可近來糧

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

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

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

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

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
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弊
也慰待哺之望也漸懇邊地以致殷富也
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間曾開納本
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
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爲易又塞下之積甚
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
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
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
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
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
利

二百六十五

張西磐潤自給舍歷官南吏書行業無玷
其當逆瑾時著風節在工部昌言正色折
翊國之驕悍一時大臣罕能及之嘉靖丁

未

二十六年

尚書一考北上改太倉尚書未上

言官論劾下吏部不與題覆候數月西磐

自陳疏至 內批致仕王兩洲學夔文學

深淳操履廉潔嘗爲文選郎中守正庇善

類爲張

孚敬桂

所惡出爲南大僕少卿改

太常矣復中他事降外任歷陞南禮吏二

部尚書恭慎簡實不屑依比人亦有才畧

顧不肯發揚人不知也其擒治昂山中僞



皇子事不煩一兵亦不奏功嘉靖己酉累

乞致仕不允進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益

力辭疏未下言官又上劾章 內批王疏

致仕

今言卷之三





